

群山苍茫。薄雾依稀。在绿色的海洋里，每一棵树都昭示着生存的秘密。

在云南会泽，高寒的梁子生出荒瘠的石头，也生出许许多多的树。树是群山的希望，挡住了风沙，也孕育生命之源。但为树建立自然保护区，并成立专门保护机构的，并不多见。

驾车华山松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的工作人员一路陪伴，一路讲述华山松的故事。她叫赵吉惠，与林业工作打交道多年，日常工作是巡山护林，研究保护区动植物的生态习性，那一身自然绿，仿佛在告诉我，她是守护华山松的天使。

重重叠叠的树影在眼前划过，空气中飘着一股美妙的香味。赵吉惠打开白布袋，热情地招呼我们磕松子。松子产自华山松自然保护区，当然，这是工作中的意料收获。巡山护林时，秋天的松苞咧开嘴笑，一颗颗松子掉下来，无论你抬头还是低头，都是满满的收获。

海拔越来越高，浓雾弥漫之时，赵吉惠卖了个关子，问，你们觉得一棵华山松最多可以活多少年？这个问题让我内心一震。无论人和树，都在拼命延伸生命的长度，但无疑，一棵树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树本身，还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

赵吉惠又说，我们此行，是要去龙潭看一棵神树，看过的人都说，它是驾车华山松的祖先。有人问，那棵神树有多少年了？车辆拐过一个弯，没有人注意到前方突然出现的人家，我们都睁大眼睛，期待赵吉惠说出答案。她却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窗外，笑笑说，马上到龙潭了，等见到神树，大家就知道了。

此时，雾渐渐散了。阳光仿佛披着一袭轻纱，穿过薄雾，从树梢跃到尚有些潮湿的村道上，眼



守护

□ 朱金贤

前一下变得清亮许多。不远处的山坡上，一棵高大的华山松在茂盛的绿意中挺拔傲立，树冠像一把巨伞遮云蔽日，恍若整片森林的王。我想，那就是赵吉惠口中的神树了。

我们朝坡上走去，穿过一片坟地，神树已近在眼前，仰头可见树梢，却仍看不清主干。同行中有几位已飞奔到树下，随即消失在绿荫里。我加快脚步，闯入那片神秘的世界，眼前的景象让我迷茫而惊喜。大树朝向村庄的一面枝叶重叠，仿佛形成一堵不透风的墙，朝向森林的一面枝叶稀疏，敞开的口子像要包罗这片巨大的森林。一眼看到树干，就知道它太老了。青苔在树根肆意生长，树皮褶皱，裂缝间形成很多形态各异的块状物。树干几米开外的地方，立起三根青色石柱，撑着弯曲的侧枝。

赵吉惠说，这是目前可见的最大的云南华山松树

透明的翅膀

□ 王 优



第二节下课后，在同事的办公桌上，我看到了《秋园》。

由阳台改建成的厨房，不过5平方的小小空间，除了水池，灶台和料理台，连一张桌子都放不下。每天忙完一日三餐，60多岁的杨本芬就坐在矮凳上，以高凳为桌，在一沓白纸上开始写关于自己母亲的故事。“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汤在炉子上滚沸，抽油烟机在轰鸣。”

阳光透过窗棂，光斑落在书页上，光影交错间，文字仿若潭水里的游鱼，影布石上，空灵静谧。《秋园》讲述的是“妈妈”和“我”的故事，我读到的是两代女性生生不息的坚韧和美好。还有，阅读的美好，写作的美好。

小时候，我也喜欢阅读，这大概来自于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吧。印象中，闲暇时候，祖父的膝盖上总是摆着一本书。听父亲说，祖父本是一乡村教师，肚子里很有些墨水，字写得极好，还做过文书。最终回归农人本分，与泥土打交道，同庄稼相厮守。劳作之余，他粗糙的手捧起了泛黄的书。简陋的瓦屋里，靠近大门的椅子上，捧着书的祖父安安静静，仿佛一幅静物画，自带一种迷人的光芒。

我常常被这种光芒打动。我不知道书里究竟有怎样神奇的世界，会让祖父的面容如此沉静，以致全然忘却了现实的种种不堪。这样的好奇吸引着我，引导着我走近祖父，走进祖父的闲书，一探究竟。

祖父读书极慢，一本书常常要看很长时间。他爱坐在竹制凉椅上，无论冬夏。冬天常垫一棉垫或是旧衣，椅下搁一火盆；夏天便执一把蒲扇，偶尔摇摇，驱驱嗡嗡细蚊与炎炎暑气。有时，他会于凉椅上睡过去，仰头，微张着嘴，鼾声渐起。书横于腹上，间或滑落于地。

这些书基本上是借来的。传来传去，厚书被翻得越来越厚，越来越旧，有些已经残缺，祖父依然爱不释手。有时候，看了上部没下部，祖父会和我讲书里的某个情节，推测接下来故事发生的走向。无论我编造出怎样的情节，祖父总是颌首点头，“嗯。有可能。”当我说出对某个人物的看法，祖父常常不置可否，只微微一笑，细细听我诉说稚嫩而鲜明的爱憎。渐渐地，书中的故事长出了无数的触角，将我牢牢缠住。这些书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一点点丰富着我的童年和想象。

那时候，可读的书非常有限。一切可看之物，课本，杂志，连环画，甚至家里包面条的一小张旧报纸，于我，都是宝贝，总要翻来覆去地看。自己没有书，常常借书来读。借来的书，要飞快看完，在规定的时间内归还。“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来的书，读得认真，记得也牢。对某些词句特别喜欢，就模仿着用，作文自然比别人写得好，经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在课堂上念，那时的我，快乐得若飞鸟投林，游鱼入海。

时光流逝，岁月变迁。我渐渐远离了书籍，揽镜自照，方觉面目可憎，内心荒芜而潦草。于是重拾书本，回归阅读，在文字中寻求安静与力量。

一个静谧的午后，我看见一个女孩坐在树下阅读。春日的阳光暖融融的，黄葛树的嫩叶鲜得滴水，小雀子叽叽喳喳，跃来跃去。她捧着书本，微微低头，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不复存在，整个世界只剩下幽蓝的大海。雨后初晴的阳光洒满园子，花粉是金粉，鸟声如水滴，捧着书本的女孩，瞬间长出了透明的翅膀。

王，树围5.4米，树高35米，树龄估计有几百年了。她们走访了当地的很多老人，想知道这棵树的来龙去脉，没有人说得清。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回忆，说他小时候，树就这么大了，这么多年，树是没怎么长。

时间是一团迷雾，回忆亦如此，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棵树会继续活着。如果说，近四十年来，它的存活得益于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春风化雨的守护，那以往更长的岁月，一定还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守护着它。

一棵树，给人带来信念，也带来悬念。我来这里一次，便生出这么多疑惑，长年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与它时常相对，该是怎样的心情？这是一棵只能用来膜拜和想象的树。我们穿过偌大的林区，觉得每棵树都是它，可每棵树和它都不一样。

下午阳光烈烈，一行人徒步穿越自然保护区的野猪塘古树林片区。我们在峡谷里沿沟而行，两侧是刀削过的悬崖。一路遍布枯草碎叶，看不出路的样子。很难想象，迷宫一样的林区，竟长年遍布守护者的足迹。领路的护林队长是个黝黑、精干的中年汉子，对这片林区就像对自己家的田埂一样熟悉。他告诉我，巡护山林必须走这些路。

我的心不禁为之一震。巡护，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是那样庄重。如果说我们来此是旅行，探秘、求新奇，那么巡护人员长年穿梭林区，必然要面对孤独、单调、苦累，有时甚至是生命的危险，而他们从未抱怨，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山林。此刻，我看着他们身上和树林融为一体的绿色，内心充满深深的敬重和感恩。

我又想起龙潭的那棵神树，是什么力量守护它活了几百年？我想，这片群山以及行走的人就是答案。

乡间老物件

□ 仇多轩

乡间，那些老物件静静地躺在那里，多数时间显得很落寞。

老家宅院里，凌乱地放着犁耙、锹、筛、簸、扁担、单绳等，这些旧物已经闲置了许久，虽然有很多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但是我们还舍不得丢弃，每次见到它们，都有一种复杂的情绪。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家人，我们从小接受的是从土里刨食、土地创造财富的人生教育。生活的耳濡目染，实践的自我磨砺，大家都认识到在艰苦的环境中，奋发图强的道理，养成了坚忍不拔的品质。有读书天赋和条件的，家长就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读书，直至走出贫穷的乡村；不能读书的，教育孩子勤劳耕作，锻炼意志，及至后来在农村发展或城里闯荡，专注于某一行业，持之以恒，得以实现最初的梦想。这在我小时的玩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同学中有很多人依靠努力读书，走入大城市并站稳脚跟；也有很多人先务工后创业，城里安家落户；还有留守家乡的，以勤奋创造出非凡业绩，为美丽乡村建设洒下了汗水。无论在何种环境下，彼此都以勤奋和坚忍，过上了幸福稳定的生活。

纯净的乡野，带给我们丰富的记忆。漫漫人生，青少年时代必须经历一番摸爬滚打，以苦为乐，勤于修整，坚持不懈，才能适应人生旅途的风风雨雨，走出一方崭新天地。曾经，我们对那些笨重的犁耙，难以熟练运用的锹锄等等，心存畏惧，但是经过多次的劳作，慢慢地总结，掌握了很多技巧，也让我们适应、接受生活的磨砺。那些农家物件，让我们感受了生活的温暖，体会到人生的欢欣。

农家物件带来了丰盈的生活。农村的水渠塘坝边，勤劳人家多是利用其便于用水的条件，开荒整地，一锹一锄地积累，以无数次磨破手掌为代价，换来了计划外的一块块零星土地，我们家也是如此。在父母亲的辛苦操持

下，这些不大的地方，种上了各类蔬菜和瓜果等，常年生机勃勃。每一块土地都有收获，积少成多，生活逐渐殷实起来。

农家物件常常不辱使命，大家都喜欢使顺手的农具，也喜欢借用，大方一些的人家，总是很热情地说拿去用吧。舍不得借出的，害怕损坏农具的，总是千叮万嘱咐。遇到一件好的农具，大家都很精心地对待它，反复擦拭，经常保养，小心使用，像是拥有了一件宝贝，生怕被陌生人顺走。记得小时候干农活，大人们给小孩子们用的都是不好使的农具，因为害怕耽误劳动力抢收时间。趁着大人们休息的间隙，我们会拿大人们用的刀把光滑、刀锋锋利的镰刀试试，割麦割稻特别顺手，一次不注意，镰刀一下子就把我左腿的裤子划破了。

由于我的体格不是特别健壮，繁重的农活根本干不了，比如犁田打耙之类，我只擅长栽秧、割麦割稻油菜之类，农具我也只好选取能够用巧力的，我比较使顺手的是独轮车，我把它当作一个玩具来练习，驾轻就熟，用它来推农家粪、运粮食得心应手，关键时刻也派上了用场。

一段段难忘的记忆，在我的人生体验中占据重要位置。让我在遇到困难之时，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有些事，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反复的纠结，只会徒增烦恼。

走在美丽乡村村，曾经的旧物件也找到了被宠爱的感觉，有的还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供城乡游客体验。曾经散发风气，而今油腻初显的中年人见到它们，总是回忆过往，和它们亲密接触一番。少不更事的孩子们，如同发现了一个个新奇的玩具，急切与家人交流沟通，家人也少不了忆苦思甜一番。农家老物件，陪伴人们走过一段段或艰辛或辉煌的岁月，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芳华时光。在每个人的心中，老物件永远是不老的记忆，它们见证着不断向前的生活。

跟庄稼交谈

□ 云 乾

我是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对庄稼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和依恋，我喜欢到田野去看绿油油的麦苗、金黄的麦子和稻穗，而且也喜欢待在菜地看看青菜、瞧瞧黄瓜、捏捏茄子、摸摸南瓜。或者我什么都不做，只是默默地坐在篱笆边倾听蔬菜生长的拔节声，呼吸瓜果成熟时的阵阵清香。有时甚至幻想一棵青菜忽然在我面前旋转舞蹈，像心中那位爱穿绿裙子的女孩；或者是金色的黄瓜花、丝瓜花、南瓜花化作了一只只大小不同、高低不一的喇叭，在合奏一首江南小调。

老家的每一寸土地都种了庄稼，沟渠边是芊芊，田埂上是豌豆，地里是番薯和玉米。芊芊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周期很长，老芊芊埋下去，要大半年才能收获。芊芊叶子呈盾形，十分宽大，犹如田田荷叶。清晨，芊芊叶举着一颗颗透明的露珠立在风中，让人怦然心动。露珠仿佛在芊芊叶上亮着翅对太阳歌唱，金色的歌声从心头飞过，有一种初阳照耀的暖暖感觉。收获芊芊时，黝黑粗糙的芋头藏在泥里，大芋头身边围着许多小芋头，像一窝生活在洞穴里的小兽。芊芊挖出后要浸在盆里，再用瓷片刮去绒毛似的皮，可刮着刮着一双手就痒得受不了，我一直以为那是芊芊们的一小小恶作剧。

豌豆是美丽的庄稼，花美叶美，豆角弯弯更美。如果说麦子是农家的儿子，那么豌豆就是一个美丽的女儿。种豌豆时不浸泡不拌肥，田埂边随便打个孔径直把种子撒下，用脚一踩让泥土掩上豆种，便撂手不管了。几场雨后便有淡绿豆瓣苗钻出来，豌豆就那样默默无闻地成长。转眼到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春寒未退，百草刚刚苏醒，豌豆却在不经意间藏起来，身子越长越高，头上蓄起美丽的卷发。不久就开花了，豌豆花像停在叶间的一只只彩蝶，有纯白、淡紫、紫色，一有风吹草动便展翅飞舞。四月，豌豆结出豆角，那嫩生生的豆角是一包甜水，老少都爱。童年时代每年春天豌豆花刚刚开过，我们孩子们就会蹦蹦跳跳地走向田埂，在繁枝密叶

间寻觅饱满的豆角，那是乡下孩子独有的快乐。

番薯性格稍显泼辣，一场透雨后趁湿插上剪成二寸长带芽的茎，就能成活，以后天气怎么干旱都不会死，不须上肥，也不生虫不得病，锄两遍草后就只管收获了。番薯是同时向着天空和大地生长的，藤蔓上或淡蓝或雪白的伞状花朵曾经带给我们无限的喜悦和温馨。番薯种类，有红薯、金薯、白薯、朱薯、甜薯、山薯、玉枕薯等等。番薯甜甜软软，没有怪味。特别是红心番薯，煮熟或煨熟后取出，皮儿透亮一碰就破，金黄的肉质，舌尖一舔甜如蜜汁。冬闲时节乡人起得晚，端上一碗番薯粥，对着桔红色却不太给力的太阳悠然自在地吃着，热气在脸前飘浮，甜味在舌尖滚动。

玉米就像我那青春的姐妹，它们呼吸阳光、咀嚼雨水，葱绿的芳姿着实叫人怜爱。玉米用一张张绿叶铺展温柔，用蓄满的激情构思珠玉。当它们长得差不多要赶上我的身高的时候，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走进玉米地里去听玉米杆咕咕的拔节声，去看婴儿似的玉米棒子上那好看的棕红色缨子。有时我会忍不住偷偷掰开一个，掐掐正在孕育中的玉米粒，掐出奶一样的汁水舔一下，甜甜的。玉米成熟后，每掰下一个玉米都能从那喀喀脆脆的折断声里品出丰收的声音，那是玉米嘎嘎的笑声。儿时母亲会满满煮上一锅，让家人吃饭前每人拿上一个横啃竖啃，啃出的全是满口的清香和丰收的温暖。将老玉米剥开虽算不上技术活，但得懂窍门，要想剥得快，得沿着玉米的行列由大头上去再从下头下来，手指在玉米棒子上走着“之”字路。尽管拇指摩擦得生痛，但看见玉米颗粒依次脱落下来开心地弹落于竹匾，心里是由衷地高兴。

我一直认为所有的庄稼都是有思想的，跟它们是可以交谈的，它们用花朵唱歌，用果实说话，用种子繁衍后代，每一片叶都是会舞蹈的衣袂和裙子。生长在我们周围的各种各样的庄稼，与它们相伴，跟它们交谈无疑是人生一大乐事。

春天的一只小虫

树木吐芽，那只穿红花的虫子，探头探脑爬出来顺着春光，爬上树的高处享受温暖的温暖让我们仰望

我们这些小伙伴，都叫它“花媳妇”，叫着叫着就陆续给自己叫到了红媳妇染红的喜庆，是在春天的一个日子，接着就外出打工就期盼，再次看到春天那只顺着春光攀爬的“花媳妇”

时光悄悄旧了我们慢慢顺着鱼尾纹老了春光依旧，那只“花媳妇”依旧，我们还再仰望仰望的地方，我们都叫老家，经年的插叙每一年都会被春光激活

原来的那只“花媳妇”依旧我们这些小伙伴一个个都站成了树任那只虫子攀爬任春光孵化嫩芽、绿叶以及春天的故事

(张勇)

谷雨时节

春风设局。雨水浸染季节的底蕴觉醒的土地之上，阳光裸露出乡村词典里的心事所有的期盼蓬勃而鲜活白云在蓝天上游历浮萍随波，牡丹解梦布谷啼啼落柳絮的嫁期广袤的田野铺开多情的诗笺南坡播种，播洒诗情北注插秧，点裁画意乡亲们用脚步声接地气挥洒的汗水拔节了犁耙水响的韵脚

鸡鸣犬吠系住的炊烟描摹不尽晚春的繁华三只乳燕遗忘了江南的烟雨

(胡巨勇)

菜园

阡陌小径，让脚步慢下来风也学会了拐弯

菜园正青，阳光刚好篱笆筑起四面透风的墙黑蝴蝶、白蝴蝶，翩然而至轻松翻墙而入像美丽的花朵，点缀其间

在屋旁不远，每一棵青菜都睁着露水的眼睛仰望故乡袅绕的炊烟

我宁愿相信那么多肥胖的青虫是青菜养大的儿女而母亲的手，一捉一个准我喜欢带回屋，给鸡抢着吃我宁愿相信，嘴里“咕咕”叫唤的母亲，也是那些鸡的母亲

(郝小峰)

可记得

可记得那份天真烂漫那道彩虹是否还挂在童年的步履蹒跚 童年的四季皆是春天

可记得那份美妙思念那缕星光是否依然在心间童年的记忆已远 童年的岁月依旧灿烂

(舒一耕)

家乡的那条河流

我爱上了这条家乡的河流爱上了她的纤细、浑浊甚至她曲曲折折的命运以及她所带来的一地碎石历经坎坷 依旧浑圆、粗砺还有凌乱的水草被风吹着不知所向却依旧坚强

我爱上了这条循规蹈矩的河流从远古走来 像突突跳动的脉搏一路欢奔歌唱她把倾泻而来的暴雨容纳把伤痛在心窝里深藏一路上 只看见阳光在翻滚、流淌

(谷也)

外婆的陶罐

外婆的陶罐是糖做的禾场边歪脖子枣树上的果子，窖藏其中外公一个故事，一颗蜜枣那时候，外公的故事比天上的星星还多现在，他们都成了天上的星星，像那棵歪脖子枣树一样在风中一闪一闪的仿佛梦见了从前

(深海)